

李自成

第三卷上册

姚雪垠 著



808910

插图：王绪阳
 贲庆余

李自成

第三卷〔上册〕

姚雪垠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7.75印张 2插页 320千字

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00册 定价1.15元

内 容 提 要

李自成破洛阳以后，声势大振，几次在河南击溃和歼灭明朝的主力部队，三次进攻开封。本卷着力写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封战役，以及从属于第三次开封战役的朱仙镇大战。每次战役，各具特色，深刻地表现了明末大军野战和攻城战的真实情况。

曹操离开张献忠，与闯王合营，奉闯王为盟主。在本卷中进一步写了闯、曹、献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化了曹操的性格。

李自成在本卷中由于地位的变化，作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本身弱点有了较多的暴露。他的事业正在向高峰发展，同时也明显地孕育着失败的因素。

整个《李自成》是一部大悲剧，而本卷的悲剧气氛已经相当浓厚。几十万人口的开封，百姓在围城中大批饿死，最后被黄水淹没，逃出来的很少。慧梅被强迫出嫁袁时中，后来又帮助闯王杀死自己的丈夫，然后自尽。这些悲剧故事，都使人不忍卒读。

清朝入关前的重要人物，当时满族官吏的风俗制度，明、清间的战争等，在这一卷中开始作正面描写，并塑造了皇太极（清太宗）和洪承畴两个典型。

目 次

上 册

高夫人东征小记 (第1—3章)	1—73
燕山楚水 (第4—7章)	74—185
洪承畴出关 (第8章)	186—209
三雄聚会 (第9—14章)	210—378
辽海崩溃 (第15—17章)	379—451
项城战役 (第18—19章)	452—499
横批宛叶 (第20—21章)	500—553

林语堂(1893—1955).....774—890

第一章

高夫人从洛阳回到得胜寨的第五天，洛阳被河南巡抚李仙风夺去的消息传到了。但当时只是传闻，对洛阳如何失守那么快还不清楚。过了一天，高夫人见到邵时信派来的人，听了详细禀报，才知道义军撤离洛阳之后，仅仅过了两天，河南巡抚李仙风率领两千官军，从孟津过河，到了洛阳城下，又桐吓，又利诱，使邵时昌献城投降。洛阳城内的官绅大户绝大多数都依然活着，也趁机从内里逼迫献城。邵时昌一伙人献城之后，为首的都被杀了。只有邵时信不愿投降，阻止献城，与邵时昌发生争执，率领二十几个弟兄保护家小，强开南门杀出，身中一箭。如今因为伤重，手下还有几个带伤的妇女和儿童，并无马骑，离得胜寨尚有百里左右。

这个重要军情在得胜寨的老营中，没有引起来多大的震动。高夫人和老营将领们全都明白，闯王并无意久占洛阳，委派河南府衙门书办出身的邵时昌带着在洛阳新招募的五百名市井之徒留守，实际用意是引诱李仙风来洛阳，使他不急着回救开封。高夫人同高一功商量一阵，决定派骑

兵去接邵时信一千男女来老营休息养伤。虽然红娘子曾有意率义军去重占洛阳，但是她想着自己在闯王大军中入微言轻，只敢在高夫人面前试着提了一句，未便多作主张。特别是得到洛阳失守消息的第二天，关于李闯王奔袭开封不利的消息也跟着来到，使老营将领们没有心思多谈论洛阳的事。

李闯王奔袭开封不利的消息，首先是从汝州来的。当大军撤离洛阳之后，田见秀奉命率领三千人马留驻汝州，一面赈济百姓，一面拆毁城墙，并准备随时驰援闯王。突然，他得到闯王攻开封不利的消息，便遵照闯王事前授计，放弃汝州，率领人马东去增援。在他从汝州出发时候，派出飞骑来得胜寨向高夫人报告，老营中才初闻攻开封不利消息。高夫人同高一功、李过等紧急商议之后，担心从汝州东援的人马多是步兵，行军较慢，立即派李友率两千五百骑兵从老营出发。为着郑县被土寇盘据，每天杀人如麻，高一功命李友将一个在南召投降的、名叫杨心赤的人带去，顺路将盘据郑县城的土寇剿灭，留杨心赤守郑县，以便打通从得胜寨往东去传递军情的要道。李友走后的三四天以来，关于开封战事不利的谣言愈来愈多，而李友也从半路上两次派骡马回老营禀报，证实了攻城不利的传闻。

今天是高夫人回到得胜寨的第十天，又有重要探报在黄昏前来到得胜寨，引起高夫人和将领们格外关心。晚上，约摸一更过后，高一功和李过来到老营后宅，在高夫人面前秘密商议，别的将领都没有参加。据今天最后来到的确实

探报说：开封防守坚固，闯王督率将士连日猛攻不克，而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领数万援军自彰德南下驰援，前锋十四日已过滑县，即将从封丘渡过黄河。因为得胜寨一带驻扎有二十万以上人马，多数是破洛阳后招的新兵，所以他们商量好如何禁止谣言，安定军心，等候新的探报。高一功和李过走后，高夫人一个人留在屋里，继续思虑着开封战事。听见院中有姑娘们在星光下练功，她连叫了两声慧梅。兰芝手提宝剑跑了进来，笑着说：

“妈，你将我慧梅姐派到健妇营几天啦，怎么忘了？”

高夫人恍然醒悟，微微一笑，问道：“姑娘们都在练功？”

兰芝回答说：“有的在练功，有的在东西厢房中做针线活。”

“叫你慧英姐来！”

兰芝出去片刻，慧英进来了。她穿一身紫色旧绸袄，腰间紧束丝绦，挂着宝剑，胸部突起，十分爽利和矫健。因为她正在同一群姑娘们替老营将士修补绵甲，闻呼前来，所以前胸衣襟上别着一枚大针，带着半尺长的线头。她站在高夫人面前，轻声问：

“夫人，有什么吩咐？”

高夫人没有马上说话，将她通身打量一眼，最后将目光落在慧英的眉眼之间，心中赞叹说：“多么英武俊俏的一员女将！”她象慈母爱抚自己的女儿一样，伸手将慧英落下来的一缕鬓发拢到耳后，忽然感慨地说：

“你才到我身边的时候是一个只到我胸口高的毛丫头，

如今完全成大人了。虽然咱们的江山还没有打成，可是已经打出了大好局面。你们这些姑娘，跟随我吃尽辛苦，历尽艰险！”

慧英觉得夫人的心思似乎有点沉重，不敢说话，只是用她那明如秋水的大眼睛望着夫人，等待高夫人继续说话。高夫人问道：

“今天下午慧梅回来一趟，我正有事，没有工夫问她健妇营的事，她可说些什么了？”

慧英含笑回答：“慧梅说，近几天健妇营的诸事都有了眉目，正在抓紧操练。她同邢大姐想请夫人抽工夫去健妇营看一看。”

“我也正想去看一看。你瞧，从洛阳回来以后，我比往日的事情多得多啦，只往健妇营看过一次，那时健妇营才找好一个地方草草扎营，许多事还没有理出头绪。红娘子向我要将，我才把慧梅派到健妇营做她的一只膀臂。听说她们现在已经把健妇营搞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真不是容易的事啊！”

慧英说：“大家都说，要没有夫人在背后撑腰，头上提线，这个健妇营也不会顺利成立。我还记得，邢姐姐在洛阳刚刚提出这事，当面吹冷风和背后打破锣的人四五千，连总哨刘爷也是轻轻一笑。夫人一撑腰，又得到闯王点头，弦子就定音了。从洛阳回来以后，夫人亲自催促老营总管为健妇营调拨马匹，发给军帐、兵器，为健妇营加紧赶制战袄和战裙。倘若没有夫人的关心，俺邢大姐纵然有天大的本领，

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光里把一个五百人的健妇营弄得眉目齐全！”

高夫人问：“慧梅没有对你们说别的话么？”

慧英略想一下，低声说：“慧梅说，近一两天因为谣传开封战事不利，邢姐姐嘴里不说，实际放心不下。”

高夫人点头说：“她同李公子是新婚夫妻，李公子又没有经过阵仗，她放心不下也是很自然的。好吧，明日早饭以后，我就往健妇营看看去，顺便也叫你红娘子大姐不要为开封的战事担心。”

慧英问：“要不要我事先叫人去告诉大姐和慧梅一声？”

“为什么？要她们准备迎接么？”

高夫人用含着责备意味的眼神对慧英看了片刻，然后挥手使她走了。

当义军去年来到以得胜寨为中心的伏牛山东部时，正是隆冬季节。如今已是阴历二月下旬了。草木返青，应时的山花在渐暖的东风中次第开放，到处树林中可以听到宛转悦耳的鸟声。

这一带伏牛山区，如今不仅到处景色换新，而且所有的义军驻地都呈现着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最突出的是到处有新辟的教场，到处在加紧训练新兵，忽而入喊，忽而马嘶，大小各色旗帜舒卷，刀枪剑戟闪光。有一个山脚下火光闪闪，炮声隆隆，硝烟滚滚，那是新成立的火器营正在演习。

有许多山脚下开有驰道，马蹄动地，尘土飞扬，常常有雄武的喊杀声和奔腾的马蹄声混成一片。不论是训练步兵或骑马的地方，都不时有金鼓之声飞越山头和林梢，传入得胜寨。

高夫人趁着早饭后一时无事，带着十几名女亲兵走出老营。她们的战马已经准备好了，停立在辕门外的空场上。因为从寨外各处传来了阵阵炮声、喊声和金鼓之声，有的战马兴奋地侧耳谛听，有的刨着前蹄，有的昂首奋鬣，萧萧长鸣。高夫人走到玉花骢的旁边，从一个女兵手中接过丝缰，攀鞍上马，又回头对一个中军将领说：“开封有什么新的消息，你们随时派人到健妇营禀告我！”随即她将缰绳一提，带着女兵们策马出寨。薄薄的晓雾已经消散，附近的军营和练兵场如同星罗棋布，点缀在红日照耀的山坡上和山脚下边。高夫人走下一段山路，交了比较平坦的驰道，刚刚轻扬鞭梢，还没有落下，忽然听见一小队马蹄声迎面而来，但被大道转弯处的松林遮断，看不清来的是谁。忽听弓弦一响，跟着几个声音同时快活地说道：“中了！中了！”又跟着是一个人的洪亮笑声，说：“绑到马上带回去，老子今天下酒！”高夫人心中说：“啊，是他！”她策马转过松林，交上直路，将鞭子一扬，笑着问：

“摇旗，你不在清泉坡练兵，来到这搭儿干啥？有闲工夫射生么？”不等摇旗回答，她望见十几丈外被摇旗的一名亲兵拖起的死狼，接着说：“你的箭法果然是名不虚传，没有让它逃掉。”

摇旗笑着说：“不是我的箭法好，嫂子，是它惊慌啦，硬用它的脑壳往我的箭头上碰。”

“你是往老营去？”

“我去找一功哥谈几句话。嫂子往哪儿去？看操么？”

“我要到红娘子那儿去。听红娘子和慧梅说，健妇营的事儿近几天都已就绪，女兵们人人要强，学习武艺很是认真，长进很快。我今天上午事情少，趁空儿去健妇营瞧瞧。”

郝摇旗露出来嘲讽的微笑，说：“嫂子，练女兵的事儿交给红娘子去办好啦，你何必多操闲心？真正打起仗来，还是嘴上长毛的男子汉顶用。如今咱们闯字旗下兵多将广，难道真用得着那几百年轻的娘儿上阵么？叫官军笑掉了牙！”

高夫人早就明白很多人不赞成建立这个健妇营，只是碍着红娘子的面子，也为着她替红娘子做主，所以没有人当面说出来拆台的话，但背后有不少风凉话都展转吹进了她的耳朵。郝摇旗的嘲笑使她很生气，但是她不肯当着众多亲兵的面前责备他，只是用冷静而温和的口气说：

“摇旗，你是闯字旗下的老人儿，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说打仗不是女人的事儿，难道红娘子不能带兵么？她的弓马武艺不如男子么？就以慧英们几个丫头说，打仗行不行？”

摇旗说：“娘儿们也有能打仗的，但叫鸣的总是公鸡，下蛋是母鸡本行。看牴架，也只有公羊行。”

高夫人在微笑中含着严肃的神色说：“摇旗，你瞧着吧，休要胡说！如今刚刚成立健妇营，才在操练女兵，别人闲磕牙不打紧，你不是无名小将，跟别人一样说这话不是存心泄

健妇营的气么？”她又笑一笑说：“好吧，半月以后，我要带你一道去健妇营阅操，叫你不能不伸出大拇指头说好！”说毕，她将镫子一磕，率领着亲兵们扬尘驰去。

健妇营的五百名新招收的女兵，多是从洛阳的官绅大户中解救出来的粗使的丫头仆女，以及贫苦农家的女儿，还有一部分是备受虐待的童养媳，听说李闯王军中要成立健妇营，逃来投军。她们年小的十四、五岁，年长的多在十七、八岁，二十岁以上的非常稀少。有少数二、三十岁的健壮妇女，死了丈夫，苦大仇深，生活没有依靠，又无儿女拖累，苦苦恳求收容。红娘子见她们命苦心诚，又都是粗手大脚，将她们收下，在健妇营中做饭，喂牲口，料理杂活，照顾少年姑娘们的生活，不着重要她们跟着大家练武，只要求她们略会使用兵器防身护体罢了。高夫人在十分困难中给健妇营调拨了二百匹战马，二十匹骡子。加上红娘子自己的女亲兵和从豫东起义部队中挑选的少数随父母起义的姑娘，都有自己骑的战马，所以健妇营实际有骑兵二百五十名。还缺少的战马，高夫人答应以后拨给。红娘子请求将慧梅给她作副手。高夫人同意了，还从老营马棚中挑选五匹好的战马交给慧梅，供她挑选的五名女亲兵骑用。健妇营的驻地离得胜寨有三里多路，在一处背风向阳的山坡上，全是帐篷，周围用新砍的杂树和一道壕沟将营地圈了起来；营门口还用石头垛起来两个一人高的小碉堡，留有箭眼，每个碉堡

中可以站三个人拉弓射箭。

高夫人来健妇营的时候，为怕惊动大家，事前不令亲兵们报知红娘子迎接。但她没有料到，早有站在高坡上放哨的健妇望见，因此红娘子来得及带领十来个头目和女亲兵在营门外列队恭迎。高夫人一看大家都是戎装打扮，披挂齐全，不禁笑着说：

“我原来怕你们迎接，偷偷前来，没想到你红娘子竟有耳报神，消息得的真快！”

红娘子先向高夫人行了军礼，然后上前去扶高夫人下马，回头用责备的口气笑着说：“慧英妹，你真乖，事先不派人来传知一声，护着夫人的驾突然来到，使我几乎来不及恭迎。你存心要大姐的好看？”然后她回答高夫人：“夫人，我没有耳报神，倒是白天派有两名健妇在高处放哨了望，夜间派几名健妇不断在营外巡逻，所以有什么人走近我的营盘，我都能随时得到禀报。刚才我正要同慧梅带兵出操，得到禀报说有一群骑马的人，很象是夫人出得胜寨向这里走来，我便留下来了。”

高夫人含笑点头，带着十分满意的心情回头向随在她身后的女兵们扫了一眼，意思是说：“瞧瞧你们那大姐，在带兵治军上多么出色，你们得好生学习！”随即她由红娘子陪着，看了看营门口左右两座小碉堡，张望一眼临时在营盘周围圈起来的鹿砦^①和壕沟，走进营门。

① 鹿砦——用竹、木尖插在地上，或用树枝放在地上，在营外布成障碍，称为鹿砦。

健妇营在一排排的军帐和大门之间有一片空地，虽系倾斜的山坡，却经过了初步平整，修好了道路，打扫得十分整洁。这片空地是那样宽敞，倘若一旦有紧急情况，五百名步、骑健妇可以全都在营中列队出战，不至于互相拥挤。健妇们已经由慧梅带去外边操练，营中只留下少数担任炊事的和看守营盘的值班妇女。几个在院中做事的健妇，由小头目一声口令，突然起立，齐整整地并排儿肃立无声，恭迎高夫人。高夫人向她们每个人都望了望，含笑点头，然后眼光又回到站在排头的小头目的脸上，感到好象在洛阳曾经见过。这小头目有十八、九岁年纪，高条身材，长眉大眼，虽然由于长久忍饥挨饿，脸上尚有菜色和显得消瘦，但是十天来的新生活已经使她显得精神焕发，目有神彩。她正在被高夫人看得很窘，心中发慌，以为是自己的鬓发没有梳好或衣领没有扣好。忽然高夫人向她走近一步，口气温和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夫人，贱名叫王焕武。”

高夫人微微一笑：“叫王焕武？”

慧英在一旁说：“我看过健妇营的花名册子，是火字旁的焕字，文武的武字。”

高夫人轻轻地啊了一声，说：“名字倒怪好，只是不象是姑娘名字。”

红娘子说：“她父母不愿多生女孩子，想要男孩子，所以给她起个乳名叫做换。来到健妇营，既是投军，又要习武，

她替自己在乳名后边加个‘武’字，成了换武。造花名册的文书先生们说‘换武’二字不雅，将‘换’字改为火旁啦。其实呢，改不改都好，女人只要从军习武就不再给人们踩在脚底下过日子啦。”

高夫人向焕武问：“你家中还有啥人？”

焕武的眼睛一红，说：“我家中没有人啦。爹娘给人家种地当牛马，去年都饿死啦；一个兄弟去年出外逃荒，一去没有回头，有人说也饿死啦。”说毕，两行热泪奔流到颊上。颊上的肌肉在颤动，明明是竭力忍耐着，没有痛哭出声。

高夫人对她安慰说：“别难过。如今，全家死绝的户到处都是，有的村庄里不见一人。你活下来，已经是万幸啦。多少地方，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论斤卖！”

焕武哽咽说：“要不是闯王的人马打到洛阳，我也是活不成，只有死路一条！”

高夫人说：“好生练习武艺，替你的爹娘报仇，替千千万万做牛马的穷苦百姓报仇，替天下的妇女们争一口气。闯王常说：穷百姓世代受践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指望从刀枪林里闯出一条活路，从马上杀出个清平世界！”她继续往前走，向红娘子问：“她爹娘死后，她跟着谁生活？”

红娘子回答说：“她有婆家，三年前她就出嫁啦。”

高夫人很觉诧异，问：“她男人怎么肯让她前来投军？”

红娘子微微一笑，说：“她今年十九岁，她女婿才九岁，比她小十岁，听说还常常尿床。这儿有些人家同豫北有些地方的人家一样，儿子十岁左右就娶媳妇，还有的六、七岁

就娶媳妇。媳妇一进门就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既可以做家务活，也可以做地里活。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公婆都喜欢替儿子娶个年长十岁八岁的姑娘做儿媳，就为的帮助做事，好象是买个奴才。一代代传下这个坏风俗，所以公公扒灰的丑事差不多家家都有。有的儿媳妇有廉耻，不肯从，不免要格外挨打受气，所以也常有跳崖、投井、上吊的。几个月前，煥武的公公夜间拉她，她有气力，一耳光子把公公打个趔趄，脸肿了两天，不好意思出门。自从那事以后，她公公怀恨在心，动不动就借题目骂她，用脚踢她，不给她东西吃。”红娘子叹口气，接着说：“她的婆家在洛阳城外。要不是咱们的人马打到洛阳，她不是给折磨死，就是自己寻无常。”

“她婆婆不管事儿么？”

“听她说，她公公三十多岁，婆婆四十多岁。婆婆怕男人，跟老鼠怕猫一样。她哭着将这事告诉婆婆，婆婆不敢替她做主，叹口气说：‘有啥法子呢？别家也免不了这样丑事！’她不能指望婆婆替她做主，就每夜将一把磨快的镰刀放在床头，防备她公公半夜里再去找她。她对我说，要不是咱们的人马到洛阳，她迟早会用镰刀砍死扒灰的，跟着割断自己的喉咙。夫人，在咱们健妇营中，每个姑娘都有一本血泪账，不跟着咱们造反没有活路。”

高夫人巡视了几座帐篷，看见里边铺着干草，被褥颜色很杂，好坏新旧不齐，有的是从洛阳大户人家征收来的，有的是一般百姓家的，补着补丁，但都是迭得整整齐齐。每个帐篷中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她又去看看马棚，厨房，频频点